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不是“文化专制主义”？会不会压制思想自由？在中国前进的过程中，不时会有冷风吹来，还有噪音、杂音出现。理论的厘清、思想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用思想力量为中国梦加油

小章

为应对当下变化了的中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党建》杂志策划主编的“中国梦”系列丛书中的四种——《力量中国》、《思想中国》、《给力中国》、《聚焦中国》，集纳300多名作者，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充实了我党的思想库。

围绕“中国”各有侧重

主编方《党建》杂志总编辑刘汉俊介绍说，这四本书虽然都围绕“中国”，但内容上各有侧重。如果说《思想中国》主要是论述党的理论，那么《给力中国》和《力量中国》就是集中讲文化问题，而《聚焦中国》则聚焦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一系列焦点问题，四本书，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

由《党建》杂志主编的《学习活页文选》，大概是国内唯一不定期出版的正式刊物，何时有好文章就何时出版，专门面向党政干部，集纳了一批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菁华。《思想中国》萃取了10年《学习活页文选》的重要文章。如陈先达教授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深入回答了为什么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当代中国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不是“文化专制主义”、会不会压制思想自由等问题，剖析了“政治市场”、“思想市场”的荒谬主张。

注重“思想的力量”

《党建》杂志创刊于1988年，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刊名，是中宣部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党刊。杂志社近两年来对作品进行深度开发，编辑出版了《思考中国》、《文化中国》、《领导中国》、《关注中国》、《印象中国》等中国梦系列。其中《关注中国》被英国新经典出版公司翻译成英文版，并在伦敦书展上获得广泛关注，得到李长春同志的两次肯定；《印象中国》引起俄罗斯

一家电视台的关注，经中宣部多位领导同志批准，该电视台正将这书拍成电视片在俄罗斯等国家播出。

最新这四本书稿，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和一批知名专家学者思想与智慧的结晶。

刘汉俊深有感触地说：“重读书学习、重思想武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一篇好文章、一个好观点、一本好书，能启迪人、改变人、塑造人，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为实现中国梦加油

在出版座谈会上，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的新家学者认为，这四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理论界注入新的思想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高校理论战线》总编辑田心铭说，丛书荟萃了《党建》杂志和《学习活页文选》过去10年中的思想理论成果，构成一股精神力量，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鼓劲、加油。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季明认为，丛书展现了一幅中国画卷，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鲜明主线。作者上有党政官员，下有农村村民，有各路精英学者，还有外国人士。选编视野开阔，是一份学习时事、政治、理论的好教材，解疑释惑的好“文选”，是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的“精英文件”。



本版刊头设计 常云龙



从维熙：

真诚阅读 真实写作

张稚丹 文/图

“我觉得目前国家总体的文化倾向有一点偏差，沉迷于古老文明光辉灿烂的一面，忘记了封建基因黑暗、腐朽、没落的一面。我曾写过这么两句话——国粹疯狂日，历史倒退时。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不能丢失，但如果走过了头，将意味着民族的自我封闭和禁锢。国家向前走，要靠宇航员上天、原子弹爆炸。克隆出多少个皇家园林来，也无益于弘扬中国的古老文明，无助于我中华在地球上腾飞。”

一见面，从维熙就发表了一段时事感言。

这位年届80的老人，思维活跃，出口即是文章，关注的是整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他曾和梁思成、叶廷芳联名反对再造圆明园，并对恢复繁体字的提议辛辣地讽刺说，难道我们还要重新使用甲骨文？他说，邓小平的一句话，这么多年来都是指导我阅读的指南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20世纪全记录》，时常阅读。当慈禧太后将自鸣钟当作神明下凡，命下官跪拜时，英国的科考船已赴南极探险，“我们落后了一个世纪”。他认同王朔关于作家是“码字人”的自嘲，说作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后面，无非给现实加上注解和感情，比摄影师强一点，但比科学家的作用小得多。只有深刻地反省我们民族的不足，才能把共和国的地基夯实得更牢固。

桌上还放着一朵绿叶粉蕊的“太阳花”，只要有光，这朵塑料花就会动人地随风自摆，如同醉酒之舞。这花，不仅让他振奋，也时时提醒他科学的神奇和美丽，地球的生存定律——“人类要前行，必须依靠科学不断向未知领域延伸”。

从维熙出生于开明士绅之家。他从小热爱读书，家里的《石头记》和《三侠剑》都被他翻遍。有一次过年，吃饭时找不到他，结果姑姑发现他正躲在装粮食的大缸缝里专注读书。在萌发文学冲动时，诱使他拿起笔的人，是孙犁。从维熙读遍了孙犁所有的作品，迷恋那种冲淡隽永的风格和对乡土的热爱。

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18岁的从维熙已开始为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毕业后，到由破关帝庙改建的青龙桥小学教四年级，可不到半年，他发表的文章和出色的才华使市委发出调令，让他到《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

1957年，他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到劳改农场及矿山做工，风霜雪雨20年。“我的生活主轴发生变化，文风和审美趣味也变了。”他认识到了雨果《悲惨世界》的深刻。

对于他的文学生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人是巴金。1979年，已经回到社会，右派帽子半摘不摘的从维熙写出了描写监狱真实生活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寄给了巴金主持的《收获》杂志。巴金无视可能遇到的困扰，拍板刊出，从维熙因此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后作品获奖不断。

从维熙的书房不大，沿墙全是书柜。这还是他曾当过木工的儿子做的。我看到的是他的一片孝心，但在从维熙心里，却代表了他对儿子20年的亏欠。

因为身体原因，他已不再写小说，目前正在为三联书店编写《昨夜潮声——我的黑白人生》。

由于生活轨道的巨变，从维熙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踏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揭露黑暗，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强盛。1989年出版的回忆

录《走向混沌》是他最满意的著作，“历史会承认它”。作家陈忠实特意致函：“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嗜死的感觉……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链接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前夜》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1995年《从维熙文集》（8卷）出版，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多种文字。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两传”增订

缅伟人风骨

张 三

1月26日，是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西苑出版社以新出版的《宋庆龄传》增订版，作为诚挚献礼。同时推出的还有《孙中山传》增订版。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族的旷世伟人，孙夫人宋庆龄同样也是一代伟人。在增订者尚明轩看来，宋庆龄是近现代中国最具个人特色的政治家，她具有远见卓识和独立判断，绝不随声附和、像墙头草一样随风转向，堪称“国之瑰宝”。

1990年初版的《宋庆龄传》，由尚明轩和唐宝林合著，书名为邓颖超题写。该书立论客观公允，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次增订，由旧稿的40万字增加为70万字，特别增加了在1949年后33年中，宋庆龄在崭新的历史和复杂的形势下，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和在国际上拥有崇高威望的政治活动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祖国统一大业、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等方面做出的不朽贡献。同时对宋庆龄的某些功过得失，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增订版还首次刊出了宋庆龄与作者关于“两传”史实核正与创作的往来信函，彰显了宋庆龄的伟人风范和人格魅力。

现年92岁高龄的尚明轩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6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侧重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人物的研究。1979年，尚先生所著国内第一部《孙中山传》问世，书名为宋庆龄题字，之后出到第四版，字数由12万增加到24万。而此次同时出版的增订版，字数却高达80万，不仅增补或更换了国内外挖掘和发表的最新史料及研究成果，还丰富了传主在历史事件过程中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新添了300多幅照片和题词、遗墨等文物资料，与文字可相互印证对照，更加完整和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先生。

“两传”增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义，不仅代表了对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现状和水平，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两位伟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历史素材。

就思想来说，我的启蒙很晚。虽然读过十多年的教科书，到底没有理清中国的事情，有些方面甚至还受了持久的蒙蔽，真实处尚不如乡村耆老的朴实评点。

上世纪80年代初，有幸购得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如饥似渴地读了。虽非醍醐灌顶，到底有些茅塞顿开的感觉。在那本书中，作者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作了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虽然现在已不能详述该书内容，但书中的思想光辉却一直给我温暖的照耀。

该书首篇关于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论述，对我产生过具体的指导作用。那篇文章，我读了不下五遍，从中看到了农民革命战争诸多规律性现象，并将多年郁积于心的一个农民形象点化为活的人物，让我写出了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这篇小说虽然文字上不无粗糙，但书中的主要人物田家祥却有意无意地带有近代思想史的余晖。

王蒙先生看了那篇小说，辗转找到我单位的电话，特别给予赞扬。后来该

我的启蒙书 思想的快感

王兆军

小说获得中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想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给予我的恩泽，我专程到李泽厚先生家表示感谢。那时李先生住在地坛附近一个和煤炭研究所有关的小区里。他问我是受到哪一篇的启发，我说是太平天国。他笑了。

李先生谦虚仁厚，他说不要只读他的书，思想是需要碰撞的，古今中外的书都要读。那是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读书于我不仅是兴趣，而且是须臾不可离开的相思。那时我陆续读了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和约翰·密尔《论自由》等，还有中国学者的一些书。西方人见解深邃，但我总觉得和中国的事情隔着一层皮膜，不如李先生的书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肉体的快感是不言而喻的：美食让舌底生香，美景让人心驰神往，美声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美女让人想入非非，前人之述备矣。思想的快感则较少有人描述。

思想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凄冷时发现火光。思想让人摒弃身边的黑暗与脚下的丑陋，憧憬美好，追逐进步和文明。思想让一切愚昧的、丑恶的、不人道的制度和习惯原形毕露，促进人们改变现状，拥抱美丽。思想是利他的，人见美食，先想到自己的福分，而思想的第一反应就是与人分享。思想犹如发光的恒星，在温暖的赠与中自得其乐，不曾想到索取，也无意偏袒。思想总是通过领域的制高点向人类发出警示和挑战，人们却往往视之为异端，而不肯反省愚顽和平庸。正是这种挑战性，让思想具有了伟大的张力。

有人说，越是封闭的地方，人们越是乐于思想，而且想得更深邃更悠远。我以为不然。思想不是闭门思过，不是偶然机缘，不是钻牛角尖的面壁参禅。思想需要凭借，这包括工具和材料。我不是思想家，但我不承认那种是简陋敷衍越能达致智慧的所谓顿悟。我以为，读书是参与思想的重要途径，也是摒弃蒙昧的最佳方法。

《师道·师说》展现大师学术生活史

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羨林、何兹全……15位国家级大师们道“学术生活史”，在东方出版社的《师道·师说》系列图书中首次全景展现。该书系中国文化书院组织选编，汤一介、王守常、李泽厚等知名学者亲自策划，精选出大师们最具代表性的散文随笔以及亲友学生的追忆文章，反映大师们各具特色的人格风貌。（王杰）

阅读笔记

追逐名利场

望着窗外的白雪，琢磨太阳的发展，在北京这个极为严寒的冬天，坐在家看一本谈及全球变暖话题的小说，让人觉得世界很奇妙。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追日》，英文原名为“Solar”，直译可译成“太阳能”，中译者黄昱宁结合小说内容，加上中国文化的意象，恰当地译为“追日”。

故事与一般的通俗小说没什么两样：一个多年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一个过了气的科学家、一个有五次失败婚姻的老男人——主人公迈克尔·别尔德仍在追名逐利，沾花惹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别尔德一度顺风顺水。故事核心情节是别尔德把第五任妻子帕特里丝的小情人（年轻的科研人员）的意外死亡嫁祸于妻子的老情人（装修工），结果老情人被判刑入狱，别尔德则利用小情人的研究所得，在太阳能产业坐收渔利。在小说的最后，别尔德在南美洲的太阳能大项目马上就要开工，他正在等着掌声响起来的激动，老对手的律师正好这个时候到来，说要起诉他窃取学术成果，合作伙伴立马决定撤资，成功眼看要化为乌有。屋漏偏逢连夜雨——出狱的装修工也来追着他算账，两个现任情妇又一道打上门来，其中一个还带着他的女儿……

麦克尤恩把这个通俗的故事写得一点也不俗气，文字简洁而优雅，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准确而深刻，描画了一幅当代西方社会肮脏的一面。小说中的别尔德道貌岸然，在一个又一个学术场合当嘉宾，在一个又一个女人面前逢场作戏，学术上早已江郎才尽，人生也不再有任何底线，整个儿一个学术骗子、商业骗子、道德骗子。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就让人恶心，爱好垃圾食品，体重匀速上升，自己的眼睛往下看，只看得见大肚子尖和脚趾头。

麦克尤恩写的是英国，在我看来是当代中国的名利场的翻版。从27岁成名时怪异的短篇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获毛姆奖），到获得了布克奖的《阿姆斯特丹》、获惠特布莱德奖的《时间中的孩子》、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的《赎罪》（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多项提名），再到这几年出版的《星期六》、《在切瑟尔海滩上》和这本《追日》，麦克尤恩一路走来，一本接着一本，粉丝们也一本接一本追着看，一本比一本好看，本本都引人入胜，都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在收获了无数荣誉之后，西方评论界说，麦克尤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指日可待。可情节隐晦，文字艰深往往是诺贝尔获奖作品的特色，我倒担心麦克尤恩因为故事讲得太精彩、文字写得大流反而让获奖更难。

袁晔